

第九期要目 (三月十二日出版)

和平奮鬥救中國	陶百川
戰局鳥瞰	楊家驊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如何增加戰時工作的效率	黃式陸
論最後一課	陶百川
戰後研究會對戰後意見	孫瑞恒
中共與托派的鬥爭	李慶錦
英德談判聲中的殖民地問題	王龍章
美國是否抵制日貨辯論會	戴雲萍
我親眼看見了電刑	淨宇譯
克伯勒訪問記	何爾祥

血路

每星期六出版

社長 陶百川
 編輯 王龍章
 地址：漢口湖北街
 電話：二四八二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六角
 本報已呈請郵政機關登記



和平奮鬥救中國

陶百川

總理總理，大哉總理！總理之前，未有總理；總理之時，別無總理；總理之後，永無總理！

總理，孫中山先生，真是古今中外一個最偉大的人物呀！他創造了中華民國；沒有他，就不會有中華民國。他創造了國民黨；沒有他，就不會有國民黨。他創造了國民黨；沒有他，就不會有國民黨。自然也不會有一手培植起來的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他創造了三民主義；沒有他，就不會有三民主義。古人說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總理是三者兼而有之，所以說「大哉總理」。

總理在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半逝世於北平。他的最後的遺訓是七個大字：「和平！奮鬥！救中國！」今年是總理逝世十三週年紀念，我們除了開會哀悼外，在此國脈民命千鈞一髮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紀念總理呢？我以為祇要實行七個大字，就是老人家的最後的遺訓——「和平！奮鬥！救中國！」

總理那時屈尊北上，深入虎穴，就是為的弟兄間的和平。我們現在紀念總理，首先就要保持我們弟兄間的和平。「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我們弟兄間已成的和平局面，無論如何要始終保持，並且應該進一步把它鞏固起來。因為祇有這樣才能對外奮鬥，才能救中國。

其次，總理所說的和平，是統一的和平，而絕對不是割據的苟安。因為和平祇有在統一之下才有可能，若在中央之外另有割據勢力存在，則兩詐我虞，一定得不到和平。在此抗戰期中，尤其有使「一切中央化」的必要；而財政和軍政，更不准自成系統，別立門戶。

總理所說的「奮鬥」，當然是重在對外的奮鬥；就現階段說，是要抵禦倭寇的侵略。關於這一點，總理以為第一，我們「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第二，我們國民黨同志以及社會各方面的領袖，更須「為民前鋒」。

總理告訴我們「夙夜匪懈，主義是從」；要「矢勤矢勇，必信必忠」；要「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總理所說的「救中國」，這是我們國民目前最大的工作，最大的責任。「兄弟鬩於牆」，我們要「外禦其侮」，以「救中國」。「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我們要先國後家，公爾忘私。誠使大家遵奉總理的遺教，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對內和平到底，對外奮鬥到底，中國一定可以得救。因此，我們的口號是「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們的工作是「和平奮鬥救中國」。

徵求對於國民黨的意見

頃聞國民黨即將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抗戰期間重要問題。以國民黨今日所處之地位，全國民眾自必與其休戚相關，禍福與共。本社爰擬徵意見，編印特刊。讀者諸君，如有卓見，請於三月二十日前惠寄本社。將來無論發表與否，概附本刊一期至五十期。

戰局

鳥瞰

苦戰山西守衛黃河

楊家麟

我展開大規模運動戰

敵偷渡陝西砲轟河南

東線游擊戰漸能殲滅敵人

黃河曾被比作中國的「敗子」，可是時勢變得真快啊，它現在反被當作我們新的長城！

現在以黃河為界，西起綏遠，東迄山東，在黃河以北是極目餘烟，在黃河以南是刁斗相聞。假若過去分着東戰場西戰場或一戰區二戰區和五戰區的話，那麼現在却由這一條滾滾東去的逝水，溝通各地的血流，連成一個新的戰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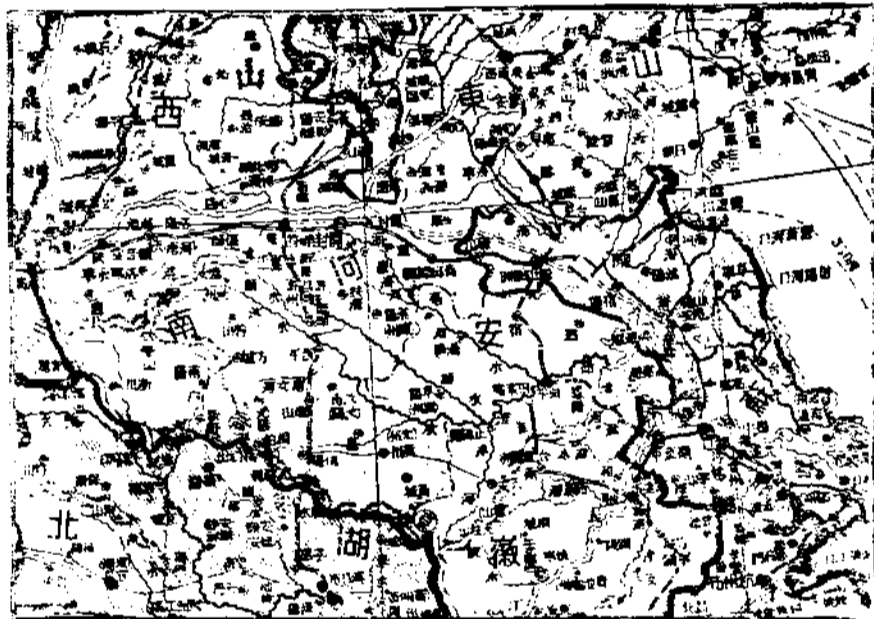
話說山西，敵人像水銀瀉地似的，由晉東南西北攻陷臨汾。敵人這一著的目的：不僅想一鼓而下這個名城，並且想乘機殲滅我軍主力，至少也要把我軍趕離山西。可是他失敗了：第一，我軍不僅沒有被敵殲滅，反在曲沃侯馬和臨縣附近，消滅近萬的敵人。第二，我軍不僅沒有離開山西，反避入鐵路兩旁，展開大規模的運動戰和游擊戰。

不過，同蒲沿線的重要據點和河東河北的幾個要津，都已淪入敵手，此後的河南與陝西，難勉要鶴唳風聲，感受相當的威脅。

敵人威脅陝西和河南的路線是：(一)由晉西北的保德渡河進攻陝東北的府谷，府谷縣城曾一度淪於敵手。(二)由晉西的柳林軍渡河入陝北的吳堡。(三)由晉南的永濟入朝邑，由風陵渡襲潼關。(四)由黃河北岸炮擊河南的閩鄉孟津孝義和汜水。這可看出敵人的想由這方面擇一弱點渡河，截斷我隴海交通。其次想配合由綏遠南犯的敵軍，先圖陝北，再包圍西安。所以現在山西和隴海的安危，繫乎能否守河，守河不能專守河岸，一定要靠豫

北反攻，山西苦戰，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津浦線上，敵有以十萬兵力，由西尾中將指揮



，會攻徐州之訊。北段右翼，現由偽軍李宗援指揮。在最近數日中，他一方面由沂水莒縣合犯臨沂之

湯頭鎮；另一方面由日照犯魯蘇交界處之安東衛，我軍在這兩方面均佈有重兵，可告無虞。左翼敵軍曾攻至距金鄉十八里之天義集，旋為我孫桐萱軍擊潰，現相持於鉅野金鄉間之萬福河。此外魯蘇交界的南陽湖及微山湖又發現敵汽艇及牛皮船頗多。這幾個湖可以附徐州之背，敵人慣於避實就虛，並且擅長偷渡河湖，所以這幾個狹長的小湖，很值得特別注意。淮南方面，敵有集中兵力，轉攻合肥的企圖，惟我游擊隊乘虛襲擊，敵尚株守於鐵路沿線。

江南前線，敵已將魯港至三山間的公路修築完竣，最近運輸軍火，甚為繁忙。敵艦和炮兵陣地，亦頗頻發炮轟擊我石扼鎮和橫山橋陣地。浙北方面，富陽寇增至四千餘人，敵指揮官蔭山古田宣稱將進犯金華。證以敵在杭蕪間增至四師團，另以第十六師團為預備隊的消息，則將來此方面的發展，是很值得注意的。

華南方面，敵最近將第十六艦隊調回台灣補充，空軍亦調回整理，同時有三師團以上的陸軍集中台灣，這些都是準備進攻閩粵的姿態。

最近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敵人樹立漢奸政權，企圖以華制華，並轉嫁戰爭消耗於國人的政策，已著著失敗。組織已久的華中偽組織，曾一再流產。華北偽組織雖已沐猴而冠，袍笏登場，可是他委派的官吏多被民衆驅逐，派漢奸收買游擊隊的工作，亦毫無效果。(二)在津浦線和江南的游擊隊，最近不僅有量的增加，並且有質的改進。他們已逐漸由簡單的消耗敵人，轉入殲滅敵人的境地。敵雖採用堅壁清野，死守據點的策略，但我游擊隊相機襲擊，均能有所斬獲。在淮南前線的李品仙將軍說：「這等於許多小刀割一條大牛，這邊割他四兩，那邊割他半斤，今天去了一條腿，明天去了一隻角，只要戰爭拖長，敵人一定會弄光的」。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哈立法克斯上台以後，英國積極準備對意對德的談判。英意談判的內容，據說意大利曾提出：

(一)英國承認意國在阿的主權；(二)英國放款資助意國在東非的開發；(三)英意在地中海的軍力相等；(四)承認西班牙政府及國民軍政府的交戰國權利。同時盛傳英國亦有對等要求：(一)義屬里比亞駐軍應撤退一部份；(二)西國境內義國志願兵應予撤退；(三)比利城站無線電台反英宣傳應切實停止；(四)義國應與奧國進一步合作；(五)班脫勒利亞島在西西里島與北非屬法屬都尼期間防禦工事，應予撤除。

對英意談判的前途，也有抱着悲觀的。他們以為張伯倫的妥意政策，不外是以承認阿比西利亞與經濟上援助兩件事來交換莫索里尼對地中海要求的讓步。同時英國國內均在熱烈反對他的「助長侵略」的政策。假如張伯倫對莫索里尼的需要不能予以滿足，地中海的波濤仍然是要掀起來的。

法國為外交問題，議會內曾激辯了兩日，最後以四百三十九票對兩票通過信任現政府。法國當前的政策，是以英法合作，為和平局勢的屏障，希望英意談判，能取安定地中海的保證。她不願意放棄集體安全原則，而仍以國聯盟約為歸宿。但我們所應注意的有三點：一是法總理對於信守「法蘇互助協定」，曾在議會內反覆申述；二是台爾博斯外長於說及奧國問題時，認為保持奧國獨立，方是平衡歐局的主要因素。這兩個問題，很明顯的均是針對

着德國而言的。

同時在另一方面，巴爾幹協約國日前會議，決議與地中海列強維持友好關係，並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利亞的權力。這在英法力求均勢局面的過程中，也是一件不可忽視的事情。因為巴爾幹協約國的產生和增強，多是得力於法國。而各國中又有少數民族問題，使他們不得不強烈的反對德國集團，加緊團結在法國集團中。現在德奧合併問題發生了，英法外交政策又將趨於一致，所以他們本着以往的政策，又不能不步着英法的後塵，進行對意諒解。他們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間德意並對奧聲援，以求自己的生存。今後歐洲列強對德的態度，是不是將恢復英法意斯德萊柴會議的陣容呢？那須以德國態度的強硬與否為前提。

隔處於另一世界的美國，對於劇變的歐局，最初曾以希特勒激昂演說和英外相艾登辭職的兩種刺激，感到「惡劣的印象」。現在因為(一)奧國內閣總理舒斯尼格維護國家獨立權之決心，已為世人所共見，德國國社黨極端派之凱旋，未免言之過早；(二)德國若以片面行動強使捷克國接受國社黨主義，捷克國當以全力抵抗之，已可證實；(三)英國前外相艾登去職，張伯倫首相未必切實變更現行外交政策，因為有此三點，業已稍減以前的悲觀。假使歐洲局勢能因英法外交政策而趨於穩定。這種態度的改變，自然有利於遠東。

遠東和平的破壞者——日本，最近在議會內所

演的把戲，的確可以證明敵人內部的恐慌與矛盾。

(一)敵人此次龐大的預算——廿八萬萬元經常預算和四十八萬萬元軍事預算，文治派議員無不加以反對。中日戰爭僅有半年餘，軍費已一加再加，真所謂竭澤而漁。(二)所謂總動員法案，它是限制人民各項自由的法寶，議會也劇烈的反對，近衛鑒於輿論的責難，雖曾加以修改，然各黨派仍認為無適用此種法案的必要，因此尚未通過。(三)各黨派在神聖議場上因攻擊末次而大演醜劇。其實議會是代表人民權利的，對於末次無辜逮捕智識分子數百名的事，早就該提出質問，要求釋放。但是政友民政兩大黨，直待其黨部被暴徒占據了，才發牢騷，社會大眾黨，直待其本黨的議員被捕了，才問責任，試問究置議員的責任於何地？

最後要談一談蘇聯的大陰謀案了。案中要犯布哈林等，已在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審訊中。關於此案的思想，據大公報評論說：(一)此次陰謀案，已遠不如過去季諾維夫案及杜卡契夫斯基案之驚人，因為在過去發表那兩案之時，人們容易誤會到蘇聯國基之不穩，但現時這兩案的懲辦，證明了這些案件，只是處置犯罪，並不是黨爭。(二)讀本案檢察官的起訴書，在案情上却有極驚人之處，據說竟有幾名被告，從四五年起就與日本特務機關成立聯繫，此次蘇聯法庭，竟然勇敢的舉出被告所勾結的國名，這可以證明蘇聯隨時為衛國而戰的決心。我們特別就遠東而論，不知在日前剛發表相信蘇聯能了解日本真主義真目的的廣田，作何感想。這次陰謀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在一切統制下的蘇聯，世人仍有些不相信；例如本埠英文報便說：「這次蘇聯的陰謀案，是在做「表演審判」。」



論最後一課

陶百川

在我沒有寫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講一個故事，那就是都德的「最後一課」。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兩國戰爭，法軍大敗，國都巴黎被陷。至一八七一年九月，兩國訂立和約，法割阿爾色司及洛林兩省，並賠款五十萬萬法郎於普。故事就在阿爾色司一個城內開始。

一。最後一課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節胡適之先生譯文）：這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鐵戒尺敲來敲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為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一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開講了，不等你了。」

坐定了，定眼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的。更奇怪的，赫斐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副邊眼鏡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恭恭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阿爾色司和洛林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校只許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

是你們末了的一天法文功課。」

我聽了先生這句話，就像受了電擊一般。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麼？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法文書和歷史書，今天都變成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有點真捨不得他。

我正在發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抬起來。只聽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你們天天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麼！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

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然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裏收拾箱籠。我心中正替他難受。先生却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作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幼稚班的拼音。坐在後面的赫斐那老頭兒，帶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Ba Be Bi Bo Bu……我

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校。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梗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粉筆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吧。」

二。我們應讀最後一課

麼？

我們應否讀到最後一課呢？就我所知，對於初中以下的學生，現在還沒有有人主張不要讀到最後一課。但是在鄰近戰區的地方，因爲敵機的威脅，因爲學生家長和教職員的遷徙流亡，許多初中以下的學校不能開學，許多沒有遷徙流亡出去的學生，因此老早就讀了他們的「最後一課」，因此早已成爲失學的孩子了。這是很不應該的。我以爲這些教職員先生們應該讀讀都德的「最後一課」，應該學學漢麥那位老先生教最後一課的精神。

對於高中以上的學生，許多人以爲不必讀到最後一課。馬純德博士擬了一個「教育界動員計畫」，主張全國高中大學教育一律暫行停辦，一面擴大軍官學校，將高中大學生一律送入中央軍校去學習軍事。

湖南省政府「發動智識分子」加強抗戰力量的辦法，是把高中二三年級暫行停辦，學生經訓練後，分派各縣，實施組訓民衆工作，健全基層組織。湖南省政府似乎也主張高中學生不必讀到最後一課

。（詳見本刊第五期張治中先生一文）。

教育部的主張呢？他是主張應該讀到最後一課的。這在陳部長立夫的告學生書中可以看出來。陳先生說：「農夫不能因戰事而輟耕，更宜因戰事而增加生產，否則國家即有絕糧之憂，讀書為精神食糧所繫，寧容因戰事而輟學！國家實施訓員，其於國力亦必為有層次之徵發。以兵役言，亦必由現役而漸及於後備預備者，斷無以成年者應負之責任，施之未成年者之理。況在長期抗戰過程之中，更不許孤注一擲於俄頃之間，而必須持續培養人才，從事於各方面之不斷努力。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不為必須培養之基本知識，即為所造就之專門技能，均各有其充實國力之意義；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未來新中國之創造，其重任繫於今日諸生之存肩。建國事業，經緯萬端，無一非需專門知識；諸生應各確立志向，預定其所欲報國之目標，從而得知現時之進德修業，實含有深刻正確之意義。」

話雖如此，可是教育部並不反對學生從軍或戰時服務。「告學生書」中說：「諸生中已達兵役年齡而志切報國奮起從軍者，本部亦深表同情」。又說：「服務為人生之目的。……諸生本其所知，從事於後方之各種服務，此亦為青年報國之一端」。但是教育部確實反對停辦學校，因為教育部主張「必上最後一課而後已」。（告學生書）

我也是主張讀到最後一課為止的。理由很簡單：（一）目前戰事，還不需要徵募所有高中以上學

生去從軍或服務。就以智識分子而論，目前找不到工作的智識分子，（學生除外），盈千累萬，（僅以失地流亡來的小學教員而論，據教育部估計，人數當在一萬以上），政府果徵用智識分子，大可用賦閒的人。

（二）高中以上學生的智力體力和精神和生活，未必都配從軍或從事戰地服務。即以農村服務而論，照湖南這次徵調學生服務的結果，很多學生不願，或不能，做民衆運動或地方行政。（據說××省最初參加受訓人數有四千餘人，而陸續退學的竟有二千餘人，實地到農村去的祇有一千左右，而陸續回來的竟在半數以上）。（又據說××革命大學的學生，現在幾已散盡）。（又據說××鄉幹訓練班學生，祇有三分之一願下鄉工作）。

（三）即令學生確能做工作，然在他人也能做的時候，為什麼一定要學生去做？中華民族還需要第二代的子孫，還有未來的建國大業，在有人可做抗戰工作的現在，為什麼不讓學生讀到最後一課呢？地點不安全麼？可以搬到較安全的地方去。學生沒有錢麼？政府已有免費或貸金的辦法。「借遷校之名，形成吃國難之實」，（×博士致陳部長函中語）固不應該，但若不吃國難而遷校以求學，我們為什麼不讓學生讀到最後一課呢？

三、最後一課的改造

既名「最後一課」，可見我國情勢的嚴重。我們的學生應該都像赫斐老頭子那樣的用功，教師應該都像漢麥先生那樣的努力，而尤其應該注意的，我們的課程和教材，也當大大的改造，使其適應戰時的需要，適合戰時的環境。試舉幾個要點：

（一）課程應包括精神訓練，軍事及體格訓練，學科訓練，生產勞動訓練，戰時服務訓練等五項。

（二）每晨舉行升旗典禮，（五時半至六時半中行之），下午舉行降旗典禮，（五時至五時半中行之）。舉行典禮時，由教職員訓誥。

（三）總理紀念週改在星期日舉行。並利用星期日舉行會操，遠足或戰時服務（如宣傳等）。

（四）初中以下實施童子軍管理，高中以上實施軍事管理，師生須一律穿制服。（但童子軍不必有其特殊的童子軍裝，以節經費。翻聯童子軍僅在頸項圍一條紅巾，以資識別，我以為這點大可取法）。

（五）早晨舉行早操跑步，下午練習課外運動。並多作爬山，游泳，露營，遠足以及戰時勞動服務等練習。

（六）學生集中軍訓的辦法，應予維持；因為祇有集中軍訓才能收軍訓之效。

（七）切實實行導師制，各級學生以十人至十五人為一組，由導師負責該組學生之思想、學業和行為。

（八）各級學生都須受生產勞動訓練，以養成勞動習慣，增進生產能力。凡畜牧，園藝，育蠶，釀造以及一切手工業，都可按學生的旨趣和能力，儘量練習。

（九）各科教材應儘量補充與國防生產有關的材料。例如中學國文課，應將議論正大文字警覺的論文，印發學生，詳為講授，並令學生精讀模仿，例如試擬小傳單，六言告示，標語，歌曲，講演稿。



戰教研究會對戰教的意見

孫瑞桓

教育部最近設立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聘朱家驊先生等三十人為委員。這是該會第一次會議紀錄的一部份，因為頗有參考的價值，故特轉載於此。（編者）

陳部長

各位先生！今天請各位先生來參加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本席有幾點意見，應先報告於各位。我們七個月的抗戰，發見了教育方面的許多弱點。本會的任務，就是研究因戰事而發生，以及在戰後應該注意到的種種教育上的問題。

我國過去的教育，不適合於國情及時代要求的太多，最近爲了適應國難時期的需要，新生許多名稱，如國防教育，生產教育，生活教育，抗戰教育……等等。其實教育本宜含有國防生產等作用，這些新名詞的產生，正好說明了我國教育不能適合國情及時代的要求。現在爲補救起見，必須把各種問題，集中研究而得到整個的方法，以作糾正或改革的根據。本會章程已經呈奉行政院核准。本會委員除本部長，參事，及各司長爲當然委員外，並聘任二十一人爲委員，請顧次長爲本會主任委員；翟菊農，陶百川，陳之邁三位先生爲專任委員，常川駐會辦公。

今天本會召集第一次會議，請各位先生多費一些時間，以後擬每月舉行一次。因戰事而發生的教育問題很多，請各位先生多多發表意見。其次，本部爲使教育適應戰時的需要以及救濟教師及學生

等事項，擬訂了好幾種辦法，有無需要修正之處，也望各位詳細檢討，並乞切實指正。

朱委員家驊

一。現在後方各學校無故停課者很多，應速設法復課。
二。動員民衆及訓練青年的事情，亦值得注意。救國工作固很重要，但除直接有助於軍事的工作外，仍應繼續求學。民衆有正當職業的，也不可拋棄工作。我們不可把所有的學生都叫去服務，這樣做的時候，秩序的紛亂，反由此而生。三。注意教育經費不得移挪。

李委員書華

一。在可能範圍內，應維持常軌教育。二。應竭力設法聯絡軍事機關，使已完一種學業之青年，獲得學以致用，而軍事機關也可爲事擇人。三。失地內的教育，亦須設法推進。

谷委員正綱

一。學生不讀書，民衆不制備抗戰力量。至於學生的不讀書，很多是經費問題，政府應設法救助。二。應設法與宣傳部取得聯絡，糾正青年不讀書的觀念，其有乘機遊手好閒者，應即押送回籍。三。中央要統一各種訓練班的組織。

又如體育課，可加防空和警備的練習。教師應開學科會議，搜集，審定，研究這種補充教材。教育行政機關，也應儘量予以指導和供給。

(十) 每星期至少減少上課時間三四小時，督令學生從事戰時後方服務，例如協助各機關團體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加強保甲，偵查間諜，募集捐款物品，慰勞將士，服務傷兵，扶助老弱，抵制日貨，鼓勵從軍，防空演習，以及宣傳戰事實況，政治實況，軍事常識，以鼓動自衛抗戰的精神，堅強信仰政府的意志。

四。最後幾句話

教育本來是爲抗戰的，（至少在中國可以這樣說），本來是爲國防和生產的。蔣委員長不是老早就說過：「平時是戰時，戰時如平時」麼？我們的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及後來制定的「特種教育綱要」，假使老早切實的做到了，現在還須提倡什麼戰時教育麼？可惜我們沒有做！

爲什麼不做呢？是不能做麼？不，不是不能做，而是不去做。所謂「非不能也，是不爲也」。現在教育行政機關又定許多補充的辦法了，但是將來的成績如何，我却沒有把握。而其原因，還是因爲大家不去做！

親愛的先生們和同學們！請你們再讀一遍漢麥先生的話吧！他說：「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你們天天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麼！如今呢？你們自己不想讀書，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完了）

三月六日大雪之夜

楊委員公達

一。現在缺乏新的書籍，担任翻譯工作人員，宜格外注意。二。要提倡學術方面的研究，並多出這一類的刊物。三。政府應計劃在後方開辦圖書館。

陳委員啓天

一。教育不是和平事業，是一種幫助抗戰的工具，要在平時準備戰時的教育。二。中國的教育應擬定「總目標」，擬包括下列四點：(一)國防教育——各科均須以國防為中心。(二)節義教育——要復興民族，人須重道德，屏除自私自利之心。(三)法治教育——使共同守法。(四)生產教育——除獎勵固有的農業外，並須提倡工業，不宜專為個人的職業着想。

劉委員健羣

我們要接受失敗及成功的教訓。茲將教育上之失敗原因與糾正方法分別言之：一。失敗原因：(一)文而不武——平時既未注意準備軍事上的需要，而又文武不相聯絡。(二)材料不合——教材搜集不適當，因而所學亦不能致用。(三)精神教育與時代認識不足——戰事開始太早，此由於對時代的認識不正確；而抗戰中盡節者少，則由於精神教育之不足。二。糾正方法：(一)正確理論問題——教育部與宣傳部宜密切聯絡。(二)材料的修正——教材與課本均須改正。(三)管理方法的正確——使思想與行為均走上純正之途。(四)經費的救濟——使學生有學膳費，可以入學讀書。(五)人事改造與訓練——將現任教育人員重加一度訓練，並積極培養新人材。其次連帶提出幾點意見：一。應訂鄰近戰區教育方案，應使教育與抗戰配合起來。二。應訂後方建設方案，注重農工科並重的科學教育。三。教育行政機關，應為行動機關。

顧委員毓琇

一。本部與軍事機關，已着手聯絡。二。學校的軍事教育，以後由政治部公布合格教官之名單，由各校自聘。三。目前認為刻不容緩之事，即擬訂各種救濟與訓練的辦法及大綱。四。過去有未盡妥善之處，自當設法糾正。

顧委員樹森

報告本部設立臨時中學之經過，現在共計六所，校址在河南，四川，貴州，湖北，甘肅，陝西等六省，共計員生八千餘人，衣食皆由本部供給。

顧委員毓琇

報告陳部長在總理紀念週要辦的幾點意思：三育並重——德、智、體三育應同時注意，使各人具備健全之人格。二。文武合一——初中童子軍教育，高中及大學之軍事訓練，今後更宜注意推行。三。農工並進——生產教育除農業教育外，對於工業亦宜充分注意。四。救救溝通——教育工作人員必須明瞭政府方針，社會教育尤宜與政法機構相輔而行，則事半功倍。五。尊重師道——學生對於教師務必尊敬。此後擬加緊實行導師制，教師應負責教導學生，並須與學生的家長密切聯絡。六。重視母教——社會學校家庭，三種教育有連帶關係，必須打成一片，尤宜注意家庭教育。七。培養師資——師範教育須組成體系，並擬調訓現任教育人員。八。注重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改進，應注重母親之責任。九。關於文法理工科之質量問題——各學院文法科已多，宜重其實質，理工科須質量並重。十。注意職業教育與民衆補習教育——施行職業教育，須適合農村情形及就地生產實況，並注意中學生生產能力之訓練。至民衆教育，在抗戰期間，尤宜力求推行。

以上所述各點，尚不能算為定案，希望各位加以研究。關於學生求學問題，倘因交通不便，或經費困難，本部已訂定自修規章及貸金辦法；高中及大學學生有志戰時工作者，得由本部轉送政治部施以訓練。今天各報登載陳部長告全國學生書一文言之甚詳。關於戰區退出之小學生亦甚多，經令後方各省教育廳轉飭各學校盡量收容，並擬組織戰區兒童救濟團，以資救濟。

對於邱委員之提案——(一)學術機關之遷移應有整個計劃以適合戰時需要案；(二)組織救護抗戰服務團案。此兩案意思很好。關於第一案第一點，本部曾商量到這一問題。現在長沙臨時大學擬遷往雲南，想在西南方面，多立一點文化基礎。西安臨時大學，將來如有遷移必要，擬仍在陝甘一帶，因為想在西北方面樹文化基礎。關於教授參加服務，本部正在計劃中。(下略)

第八期要目

對國際問題的警戒	陶百川
戰局烏瞰	楊家麟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蘭亭
抗戰中的政治問題	吳鐵城
現階段的民衆運動	吳開先
怎樣在抗戰中建設新中國	楊家麟
國際變局與中國外交問題的再檢討	楊家麟
胡秋原 陳之邁 楊公達	
薛光前 金仲華 陶希聖	
論「反共十字軍」	澄宇譯
歐洲的火藥庫——捷克	楊家麟
陝西兩縣見聞錄	景元



英德談判聲中的殖民地問題

王龍章

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秉政以來，對外政策是主張解脫一切條約上的束縛，實現其所謂「第三帝國」的企圖。而收回因戰後凡爾賽和約所被分割的舊有殖民地問題，實為德國對外交涉中的主題。試看：國社黨綱第三條上說：「吾人需要充分的國土或殖民地，以生養我們人口發展的民族。」希特勒也說，「德國雖不求殖民地來供作軍用，但我們稠密的人口，仍應提出收回殖民地的要求。」所以這幾年來，德國為了收回殖民地問題，已把歐洲列強外交家的腦海鬧得昏聩了。現在希特勒又把這一個難題，向英國提出了。究竟德國所要求收回的是那些殖民地？自應有敘述其「取得」與「喪失」的經過的必要。

德國於一八八四年開始攫取殖民地，為數很多。在非洲有：土哥爾，位於西非海岸，面積八萬七千二百平方公里。喀麥隆，面積七十九萬平方公里。又有德屬西南非洲，面積八十三萬五千一百平方公里。坦干尼加，即德屬東非洲，面積九十九萬七千平方公里。此外又奪取了加拿大附近的威廉島和澳洲左右的俾斯麥，索羅門兩羣島。到了一八九九年之後，更在南太平洋佔有巴洛，加羅林那，瑪希爾，瑪里亞那，薩摩亞，新尼亞亞等島。那時「將成為殖民地帝國」的德國，事實上已擁有殖民地面積約共二百九十萬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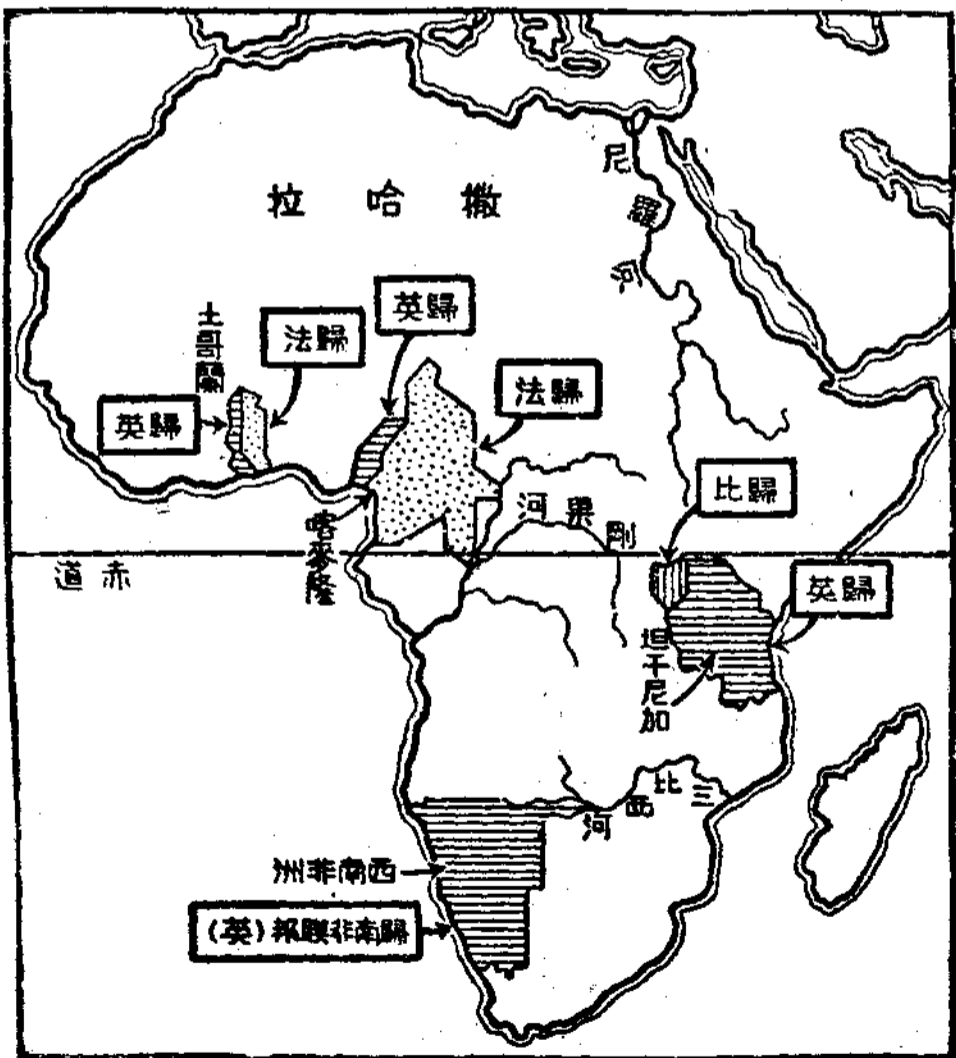
但自第一次大戰閉幕，凡爾賽和約已把德國瓜分得七零八碎，她最大的損失，是在被分割去的全部殖民地。非洲的土哥爾為英法所瓜分，英屬的西非一部份，目下則與黃金海岸一同受着管轄。喀麥隆的一小部份也與奈幾利亞同入於英國的管轄，其大部分雖歸法所有，但其一部分則成為委任統制地，南部的一部分，最後終被割據而成為法屬赤道非

洲的土地。德屬東非，除西北部的小地域為比利時屬的剛果所併以外，其餘又悉為英國所囊括，改稱為坦干尼加領地。大戰中為南非聯邦的軍隊所征服的德屬西南非洲，則以委任統治地的方式而讓與聯邦政府。至在太平洋方面的薩摩亞島與新尼亞亞，則分別由新西蘭及澳洲代管。又，加羅林那，瑪里亞那，瑪希爾諸島則歸日本統治。德國在大戰後失了這許多殖民地，無怪希特勒在發急！於是最近又提出了她的一貫的要求。

我們可看出，德國在非洲所喪失了的殖民地的利益，享受得最多的是英國。同時，英國在東非西非及西南非代管的舊德屬殖民地，對於大英帝國有其極重要的軍事和商業上的關係。因為這些殖民地，是英國在地中海

以外的交通的要道，是英國維護其本國與印度洋太平洋間的聯絡的命脈。假使沒有她，——非洲的德屬殖民地，英國生存的要道，是全被切斷的。所以英國對希特勒收回殖民地的要求，雖然在去年二月十一日有過一次談話，雖然在同年三月八日日內瓦的原料會議席上有過變相的會商，可是均不能解決。現在又於英國力求實現均勢外交的環境下，開始談判了。我們且拭目以觀其結果。

▲德國在非洲中的舊殖民地地圖



▲德國在非洲中的舊殖民地地圖



中共與托派的鬥爭

李慶錫

現階段的黨派團結問題，固然已獲得很大的進展，而一般關心國是的人，多在焦慮着各黨派能否合作到底。尤其是擁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是否與國民黨能澈底團結？會不會與國民黨暗中摩擦起來以削弱抗戰的力量？這種疑問，似乎隱藏在許多人的心裏，常常的流露出來。但是我們深信中共中央既會鄭重聲明，願為三民主義而努力，他決不會馬上失信於國人；而一向大量能容的國民黨，也一定能夠容忍到底。所以照常理推測，國共的鬥爭是不應有的，而目前的事實，的確也沒有什麼鬥爭。

但是現在是不是沒有黨派鬥爭呢？有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與托洛斯基派的鬥爭。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因為各地刊物上已常常看見了雙方攻擊的文字。

在這抗戰第一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今天，黨派鬥爭，無疑的必須避免。不但理論上應當如此，同時也是全國民眾們一致的願望！所以中共與托派的鬥爭，深為全國人士所焦慮，而且很多人都想知道雙方鬥爭的原因。為使讀者明瞭個中的情形，我們特地搜集了兩篇比較可以代表雙方鬥爭的文字，很公正的摘述於後。那兩篇文章，一篇是漢夫先生的「肅清敵人奸細托洛斯基匪徒」，（見羣衆週刊一卷四期），另一篇是王獨傾先生的「抗戰與托洛斯基派」，（見抗戰與文化一卷五期）。王先生

的文章，據抗戰與文化編者的聲明，是由漢口寄去的，作者王獨傾，疑係中國托洛斯基派王獨清的化名。我們就以他這篇文章，姑作為托派的答辯吧。

漢夫先生認為托洛斯基派不是一個政治派別，他們是漢奸，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工具」。他說：「托洛斯基匪徒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言論，主要的有下列幾種：（一）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代替抗日唯一的原则；以反對世界和平的口號，分裂世界和平陣線。其目的無非是要我全國國民將對日抗戰的力量，分散到反對英法美德意等國方面去，削弱對日抗戰的力量。（二）攻擊蘇聯破壞中蘇關係。托洛斯基匪徒明知全中國人民，都曉得蘇聯是我們友邦之一，是積極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所以，它對蘇聯的攻擊，造謠誣蔑也特別厲害的，（三）抹殺我軍抗戰的英勇，散佈抗戰必敗等民族失敗主義。它們系統的散佈「戰必敗」的民族失敗主義，認為抗戰不啻是「以卵擊石」，完全是替敵人說話，認為抗戰軍隊是不堪一擊的。（四）挑撥國共關係，破壞統一戰線。這班托匪所用的陰謀是：（甲）重提國共兩黨在過去十年的不睦，引起兩黨間的仇恨。（乙）造謠誣蔑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有推翻國民黨的企圖，引起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懷疑戒備，以至於憤恨。但是托匪同時也反對國民黨的。它們曾公開的說：「可笑中國國民黨，看不出

這種漢奸及左派和他結下海樣的冤仇。國民黨還以為這般漢奸及左派，口頭上隨着唱了幾句三民主義，就可以隨着一起抗日。豈不知道，這般漢奸左派，正在乘着國民政府抗日戰爭危急的時機，打算取下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權力」。這不是攻擊中央政府的精誠團結一致抗戰的政策嗎？（五）提出「城市出錢，農村出力」，以破壞全民統一。政府很正確的提出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以增強抗戰的力量。托匪却提出了「城市出錢，農村出力」的破壞抗戰的口號。他們一方面企圖騙取地主的情，同時却又提出「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貧農」的口號，以破壞農村中的抗日統一戰線」。

漢夫先生提出了五點，作為托派進行破壞抗戰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證明。

王獨傾先生，在「抗戰與托洛斯基派」一文裏，會對中共的攻擊，予以辯駁。他以為中共方面，往往將不是托派的人，硬說是托派，而加以誣蔑與打擊；又對一種客觀的研究，即認為代敵人說話，便目為「托匪」；又以為攻擊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都是全民族的敵人，王先生對這種說法，提出了反駁，並認為是「矛盾」。

他說：「試舉兩個妙不可言的「矛盾」邏輯，使明眼的讀者知道幹部部派人所謂「托匪」者為何。例如：軍事家趙亮，在「中日戰爭假想」一文裏，預言日本進攻中國的四種戰法：「第一，以軍事為樞紐幻想滿蒙大帝國的實現，華北華中的自治，新南以軍事封鎖及威脅，使中國政府屈服。第二，在華北華中集結所有的日本精兵於各重要交通地點，



如何增加戰時工作的效率

黃式陵

當前的抗戰工作，無論在宣傳方面，訓練方面，組織方面，都表現了很活躍很熱鬧的氣象，這是可喜的；但細察其內容，統觀其全體，不是失之空洞，便是失之重複，不是失之重複，便是失之偏廢，這都是不合乎現代的「效能」和「速率」的條件的。

戰爭的本身，原就是效能和速率的最高度形態，然而我們的抗戰工作，不但不能配合這高度形態的發展，而且因為空洞，重複，偏廢的結果，引致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這是應該急切地加以糾正的。爲了增加工作的效能和速率及其對於抗戰行動的配合力量，我們實有提倡一種工作合理化運動的必要。

工作合理化的簡單詮釋，就是工作的科學管理。科學管理之由政府當局施行者，就是統制，科學管理之由社會自行發動者，就是合理化運動，——亦可謂之自發的統制。

如果我們不能否認科學管理的價值，就應發動自發的統制，以減輕官局的賢勞，在政府統制與自發統制的水乳交融下，則詞典中的統制二字，勢將從消極的「強制」的解釋，改成積極的「計劃」的定義了。

如果我們不願意政府當局純以強迫性的統制加於我們身上，我們便應該趕快發動自發的統制，——工作合理化運動，以爭取較最大限度的自由，如果

我們不徒然地批評政府當局的工作空洞，重複，偏廢，我們便應該自己先剷除這些毛病，把自己健全起來。

因此，我們不要空喊着調整政治機構，我們也要號召着調整自己的工作機構。調整工作機構，是工作合理化運動的第一任務。

怎樣調整工作機構呢？就是依據工作性能的區別，各成統一的組織，要歸併的歸併，要擴充的擴充，務使在統一的組織下，各盡所能分頭努力。八一三後，上海戲劇界之在統一組織下分編流動劇隊，分路出發，就是最好的例子。

工作合理化運動的第二任務，就是共訂工作計劃。工作儘管是分開的，計劃却須是共訂的。換言之，就是「集中計劃，分開工作」。集中計劃的方法，最好聯絡工作性能相關的團體，舉行聯席會議。目前出版界最有舉行聯席會議的必要，在這聯席會議上，我們應該共同來討論：同一性質的刊物應該規定只能出幾種，每一種的內容又應該確定程度不同或職業不同的對象，更根據其對象的購買力來訂定其應售的價格及應印的份數。只有實行這種「有計劃的出版」，才能免除人力的消耗和紙張的浪費。至於爲「黨」派的宣傳的刊物，應該減少到最低限度。

工作合理化運動的第三任務，就是分配工作人員。但因爲人事的積重難返，（接下頁末排左角）

實行正面的殲滅戰。第三，在西北諸省，儘量利用運動戰。第四，進攻路線，在海上由長江珠江兩流域及北方大港，陸上則由津浦平漢及綏遠三路線。這是一種客觀的研究，而且趙亮也不是所謂「托匪」。但依漢夫的邏輯，這是「進出了敵人要說的話」，便是「托匪」，便是「全民族的敵人」。

王獨領先生又指出共產黨還在攻擊國民黨，以反駁漢夫所說的「任何攻擊國民黨或共產黨的言論，都是破壞統一戰線，削弱抗戰力量」。他說：「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那裏有許多攻擊國民黨的言論，已經被人指出過，那些寫文章的幹部派要人，不都是「托匪」，不都是「全民族的敵人」嗎？由此說來，幹部派所咒罵的中國托洛斯基派，是將一些非托洛斯基份子算入，是將一些客觀的研究者加以誣蔑，是將真正的托派意見歪曲，由幹部派自己造成的幻象，以打擊異己的托派。但這完全可以說於托派無傷」。

王獨領先生爲證明中共「將真正的托派意見歪曲」，他舉出陳獨秀先生對於抗戰的意見。他說：陳獨秀先生說：「（一）此次抗日戰爭，其對象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而其涵義及歷史發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割，完成國家獨立的統一。中國將由半殖民地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的機會。（二）即令由這一個戰爭做了國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而在遠東方面，只要中國政府始終聯合蘇聯，對日作戰，仍然不會失掉革命的意義。（三）中國抗日戰爭無論是何人何黨所領導，任何人任何黨派都應該一致贊助。無論政府在抗戰中有何錯誤，



「美國應否抵制日貨」辯論會

鶴雲譯

美國人抵制日貨正在很順利的進行着。世界名人如愛因斯坦，羅曼羅蘭，參議院議員喬治諾利，杜威，羅素，以及和平組織，勞工、宗教、學生團體，都支持這個運動。但對這個問題，許多人尚難決定贊成或反對，所以人們還在很熱烈的討論着。在以下的辯論裏，「贊成」先生或「反對」先生都提出了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

贊成

「仔細的看一張日本侵略下的中國難民的新聞照片，你買日本貨所拿出的錢，便是炸死這個中國女人和她的小孩子的炸彈的代價。商店裏陳列着長統襪子，緞子睡衣，好看的玩具和其他花樣翻新的貨色，但是揉揉你的眼睛再看一看，每一雙襪子就是一排來復槍子彈，每一個精巧好看的东西便是爆炸彈的炸彈的一片。如果你也做大部分美國人似的痛恨日本人在中國的殘酷的暴行，則你的購買日貨遠足以幫助日本人把炸彈掛在他們的飛機上而去轟炸一個可憐的中國的鄉村。」

「而且，非官方的抵制日貨，對於世界和平是一個大的貢獻。日本如果沒有大量的對外貿易，她不能支持她的長期作戰的，而美國便是日本的大主顧之一。她依賴別國的棉花、羊毛、油、金屬和鐵皮，——這些都是戰爭的資源。」

「日本要想在海外取得這些資源，她必須同時在海外出賣她的貨物，民主國家抵制日本的人造絲，棉織物和其他的成製品，（美、英、法和荷蘭都是這些貨物的大主顧），足以摧毀日本的戰時資源

。英法的同業公會現在對於這個運動已經很活躍的參加了。

「但是美國購買了日本輸出貨物中的有決定力量的一項的大部分——那便是生絲。日本的輸入的原料，必以貴重的外國貨幣抵償，而她的輸出的生絲，便是這筆款項的主要來源，——每年一萬萬金元。」

「有些人反對抵貨，他們以為美國所用的絲的十分之九是日本輸入的，所以抵制的結果，恐怕要使美國的絲織業和絲綢業的工人失業。但是，有些編織工廠可以改用人造絲或絲光棉線。幾個月以前只有五個工廠製造絲光棉線的女人穿的長統襪子，現在已經有五十五個像這樣的工廠，在那裏很忙碌的製造了。就是在抵制日貨以前，美國的絲織物工廠，也會用過四倍於生絲的人造絲。抵制日貨便是增加美國出產的人造絲的銷路。長統襪子和其他貨物的需要，不至於因此而減少。所以，縱然是以別的原料代替生絲，會招致工業上的重新調整，（在彼此互相競爭的世界上一個平常的事情），這方面

甚至根本錯誤，都不能作為人們消極的理由。消極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消極是革命內在的敵人。」

王獨傾先生又說：「托派在中國抗戰中，不像幹部派一樣，千方百計地去瓜分政權，爭取領導權，獨樹一幟地去大吹大擂自己的黨派主張，而是在革命的政府之下去抗戰。漢夫說托派不是政黨，沒有主張，這除了因為受封鎖托派言論作為民主自由內容的幹部派壓迫，致其主張不易發表外，又可說那只是以「小人之態度君子」了。中國托洛斯基派，恥於像幹部派一樣，不支持革命的中央政府，而只另提一套主張來削弱中央威信，也不希圖自己樹立軍事勢力，瓜分政權，而只沉默無聲地盡他所能盡的抗戰責任。」

以上摘述兩篇對立的文章，彼此似乎都有相當理由，但究竟誰是誰非，那只有請讀者自己去判斷了。

（接如何增加戰時工作的效率）

與夫人才能的差別，尚難辦到一人一職，但我們必須辦到的是：絕不應因一人兼職之過多而使用之人無職可成或無事可作。因此，關於工作人員之訓練，亦須以受訓練者將來所負工作責任與工作分配為準則，實行「有計劃的訓練」，勿使受訓練者用非所學或甚至無被用的機會。

要之，工作合理化運動是改變戰時工作之無計劃無實效的狀態，使其為有計劃有實效的一種運動。因為是一種「運動」，所以必須是自發的。因為是自發的，所以祇有希望戰時工作各界尤其是文化界的自行覺悟，自行倡導，自行推動，才能發生預期的效果。這裏，只是一個最初的號召。

全部美國工人的職業問題，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另外有些人說，抵制日貨將使其不能每年購買美棉一百八十萬包。可是美國的這種市場無論如何是沒有了；日本已經正在其他國家購買大部分的棉花了。牠正以「光榮的破衣運動」，想使她的人民穿着破舊的衣服而減少織物的消費。而且日本所變明的在華北的政策之一，便是排擠那裏的美國市場，而發展中國的棉花生產。」

「抵制日本貨，可使她知道美國繼續增高的憤恨。六年來，日本的統治勢力，無時無刻不在對她的天皇人民保證說：美國是一個極其富有的懶惰的強國，對日本的友誼是懶惰的，美國不值得爲其在華的小小的權益而訴諸武力，日本不必憂慮美國的干涉，無論日本在遠東怎麼樣。」

「自然的，非官方的抵制日貨是個有力的警告；美國的公民，無論在心裏是如何希望和平的，可是對於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情非常痛心，巴納德事件是對於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情非常痛心，巴納德事件的滿意的解決，大概與美國政府理解抵制日貨運動很有關係，美國人的情緒的力量，將大大的決定日本的消息被日本大眾所知道，則統制日本的有誇大狂的軍閥們，將招致真正的麻煩了。」

「日本民衆決不支持其軍閥集團。日本的商業的和軍閥的利益間，有着尖銳的對立，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幾百萬的日本工人感覺到他們的物質生活享受降低百分之二十了。當抵制日貨真的開始發生效力的時候，在離開三島五百英里的地方進行「自衛戰爭」的日本軍隊，將要露出空前的泥腳了。雖然日本人是瘋狂的愛國者，他們的軍閥們也不

能讓這種壓力在他們的背後長遠的立腳。

「這種抵制誠然是不幸的將使日本大眾感覺到刺痛，不過這是使日本停止其殘酷的侵略，使其民衆反抗有戰爭狂的軍閥們的唯一和平的方法，不然的話，結果便是日本在中國的長期的野蠻的血腥的勝利，日本的戰爭瘋狂在其國內的到達一個新的高潮。世界上的人們不能讓這種情勢，繼續發展下去！」

「怯懦的人們反對，說這種抵制將引起日本人的猛烈的憤怒和戰爭，可是讓我們看一看日本的軍事形勢：蘇俄的最龐大的最現代化的陸軍，正在她的「滿洲國」邊境上警戒着，日本也了解英美的由巴拿馬運河經過夏威夷直抵星加坡海峽的海軍封鎖線，可以制她的死命，如果想衝破這個封鎖線則日本海軍將不得不從事冒險的拚全力的自殺的戰鬥。」

「僅僅鞏固在華的所得的軍事成果，已足夠日本負擔了。俄國飛機數小時內就能飛到東京的上空，「滿洲國」的陸軍大戰和太平洋上的海軍大戰，對於這些，日本還有什麼希望呢？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國家離開日本那樣的遠，並且在他們的國境近旁，都有許多問題，難道日本還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實際幫助嗎？」

「雖然日本人的勇氣是盡人皆知的，可是一個國家，無論是怎樣的「歇斯利亞」，也不會有意的跑上自殺之路，目前的制裁並不是官方的，這一事實更能消除戰爭的危機，參院議員諾利氏（曾投票反對美國參加歐戰，可是在目前却贊成抵制日貨），說：「這不是軍事行動，並不需要政府的活動，所以政府也不會被加上不友誼的暴動的罪名」。

「反對抵制的人們爭辯着說，對於已經得到絕大的勝利的日本侵略，抵制是不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有效的制止的。可是根據某幾方面的消息，中國正計劃着在未來的幾年內的堅強的抗戰。在幾年的時間內，抵制日貨對於中國的幫助，一定可以和一支軍隊攻擊日本的後方的效力相等。封鎖，國內的困難和軍紀的崩潰曾使德國大敗而虧輸。抵制日本將同樣的打擊日本的目的的蓬勃而有利軍事形勢，並能根本動搖其國內的勇氣。」

「有人說美國的婦女太愛絲襪，所以不能僅僅爲着情感而不再買，情感？美國的婦女們是不需要絲襪子的血腥的！」

「贊成先生覺得抵制日貨好像是對於和平的一個貢獻以及對於在日本鐵蹄下的可憐的難民的援助之原，可是我覺得那是全世界災難的第一聲警鐘，並且是中國的民衆進一步的受苦的判決書。」

「他（指「贊成」先生——譯者）對你說幾個專家們如何的著重日本工商業與勞工，以及人民與軍閥之間的潛伏的衝突。鑒於這種衝突以及日本因爲離破產太近而不能在中國永遠的保持百萬軍隊的可能，在中國軍事行動如果延長下去，（這時日本國內的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和貨物的銷路降落着），則日本絕對愛國主義者將更陷於困難的境地。」

「上面的情勢已是不利於中國。但是，如果這種抵制引起了世界大戰，那麼，最後的結果，中國和全世界都將更不利了。」

「在實施嚴格的新聞和無線電檢查的國家，關

於外國抵制的消息，民衆們知道的是不會比政府要他們知道的多一點兒的，長期的民衆的抵制德國貨，已使美國的德貨輸入減了不少，可是對於希特勒在德國的統制勢力並沒有發生什麼顯著的效果，並且不能制止德國的重整軍備和戰爭狂熱。對意的經濟制裁僅僅加強了莫索里尼的統制他的民衆。

「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國內都有不同的階級的。如果不分清紅白日的危害日本全國民衆的生活問題，決不是對症的藥，萬一日本的軍閥們承認外國對她已有堅強的抵制，他們或能鼓動日本民衆遷怒於美國，這樣便能加強日本海陸軍後面的民衆的對外的共同意志，如果日本政府能夠把實施成功的抵貨運動描畫成白人排擠日本人的更進一步的證據，則像巴納德一類的事件將接二連三的發生，結果要造成不可避免的大戰。」

「無疑的，即如日本已經擁有中國和俄國（這也是可能的），再向美國挑戰，日本也不過是自取滅亡。可是最近「瘋狂」已吞嚥了日本，外來的干涉，幾乎可以使她更加空前的瘋狂起來。」

「美日之戰就是世界大戰，日本靠德意二國使英法不能怎麼對付她。民主國家，連蘇俄在內，能打败日德意的同盟嗎？誰也不能打勝他們，西洋文明是不能支持這種緊張的。」

「對於貧苦的產絲的受雇於製絲工廠老板的日本農夫，抵制日貨是「非官方的」這一事實，並不能使他們感覺到絲毫的安慰。抵制是影響不到獨裁者和軍閥的，牠只能打擊靠國外貿易而生活的小工資階層。」

「抵制在表面上好像是壓迫別人而自己不受損

失的安全方法，可是編織和分銷日本生絲的機子的工作，使得十萬美國人得到職業，這就是說供給四十萬的男子婦女如小孩子的生活費用，在每雙絲襪的價錢裏面，日本只能得到一角錢，如果實施抵制日貨，那麼美國廠家和工人所得到的其餘的收入，便都沒有了。」

「用人造絲或絲光棉線代替生絲，在事實上比說空話要困難些，美國絲襪廠的機器的百分之四以上都不能用這樣粗的人造絲和絲光棉線編織襪子，由許多方面的情形看起來，換一換原料所需要的時間和設備，可以招致破產和更多的失業者。」

「這就是美國總工會於表示贊成抵貨運動後，只限定抵制「日本的成製品」，而並沒有提到生絲，可事不包括生絲的抵制日貨運動，不過是個軟弱無力的令人可笑的開開心罷了。」

「有效的抵制將使日本於數月內屈膝的觀念，也需要檢討一番，日本老早已了解她在經濟上是極其容易受到打擊的，她已堆集了不少的纖維質，五金和化學物品，這些是能供給大戰一年之用，她屯集的油，足敷四個月至六個月之用，日本在婆羅洲所租借的油田，是在她的海軍根據地的勢力範圍之內的。其次，離得比較再遠一點的，有東印度羣島的油田，荷蘭人已經在這些油田裏埋好炸藥，在四十八小時內就可以將其崩開取用，這表示如果一旦日本受到經濟壓迫時，無所顧忌的荷蘭人將怎樣打算他們的前途。」

「在她的金準備和國外的有價證券那裏，她能夠再籌足三倍或四倍於以前她以現金所買到的外匯。就是沒有外國的金融上的支持，她把褲腰帶再來

緊一下，也一定能夠支撐比現在所計劃的再利害一點的抵貨運動到一年多的時間。」

「在抗戰中的中國，或許因為受了經濟的壓迫，而予日本以「征服」的機會。遠東問題的著名觀察家皮弗（Zachariah Pater）寫道：

「爲了中國以及全世界，日本的筋疲力盡的遭遇，可以很好的作爲將來和平的保障，這次的戰事，日本即使能夠勝利，日本也不能再爬起來了，就是再爬起，也要變成弱不禁風。」

「主張抵制的人們，還是用他們的人類的同情心，從事捐款救濟的好，這是美國的傳統政策。而且，這還可以救濟飢民，救護傷兵。我們不必把殘酷的壓力加諸無辜的無知的日本民衆的身上，以希望他們狼狽到武裝起來反抗政府。」

「美國人要記得幫助美國獨立的偉大的友人布克 Edmund Burke 的話：我不知道向一個全民族控訴的事。」（譯自 The Reader's Digest 本年二月號）

第七期要目

培養一個新的民族精神	陶百川
青年要克服兩個弱點	李季谷
戰局烏瞰	楊家麟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同志們不要自毀	曹沛滋
麥希特的告國民書	李慶錫
美國應當怎樣對付侵略戰爭	鶴雲譯
國際局勢的劇變	王龍章
日本軍人對英座談會紀實	澄宇譯
戰時經濟建設問題筆談會	記者
許世英大使訪問記	王龍章
廣州勸好記	何蘭譯



我親眼看見了電刑

澄宇譯

我要描寫一個詳盡的逼真的施行電刑的情形。

某報的編輯要我親眼目睹Crowley(一個犯人的名字——譯者)的死刑，而寫一個使活着的人感覺興趣的故事，刑期規定在上午十一點鐘執行，可是在九點鐘的時候，我們就得到監獄裏去，參觀的，大概有五十個人，差不多都是新聞記者，在我們等候的，長得討厭的兩小時內，老於此道的人們，用令人不快的其他的關於死刑的故事，造成了不少的「氛圍」，並且又發表他們關於各種死刑為「繩刑」，「熱椅子」，「毒物」和「死氣」的意見。

有一個新聞記者要我跟着另外幾個訪員到一個旁邊的不大使用的監獄的一部分裏去，在那裏的每個人，都製造着威士忌酒，我不同意的說我不喝酒。「可是你非喝酒不可，不然的話，你是不能支持的」，一個訪員說，「每個參觀死刑的訪員，都喝不少的酒。使他對於這事不致於太受刺激。我現在警告你，喝酒或嘔吐這兩件事，你要挑一件」。我對他說，我想要保持清爽的神志，使我不致漏過關於此事的任何片段。「好的」他說，「你選擇一個合適的辦法吧。可是你不知道你將要碰到怎樣的情形。那種味兒使你不能作主。」其餘的訪員都轉過身來面朝着他；「請你不要說話了，好嗎？」他們說完這句話，便又繼續喝酒。

一個獄卒來了，他命我們排隊，從前有一個女犯被施行電刑時，一個訪員用他很小的鏡箱攝取了她坐在電椅上的照片。為防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所以我們很精細的被搜抄了。

想到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問為什麼不許攜帶照

像機？為什麼不把電刑的情形拍攝影片或聲片？如果這種電刑照理有校正罪犯的效力，則為什麼不照牠的全部過程在全國各地用生動的紀錄展覽一下？如果讓人們讀到關於這種事的文字敘述是對的，那麼讓他們得到一個用他種方法的比較正確的紀錄難道是錯的嗎？啊，困難的原因在這裏：照片太活生生的逼真了，而文字紀錄比較緩和些。

我們排起隊往「死刑室」裏去，一個臉色發白而戰慄着的訪員低聲的說：「我不能看完；上一次我是如何的惡心啊！所有一切的詳細經過情形你出來時告我好嗎？」我點頭答應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紐約星屋監獄的赤裸裸的死刑室，起初我心想在那兒的。唯一的東西，只有電椅。牠簡直是向你怒吼。正對着這個電椅，一排排的大概有五十個椅子，但是牠們的平凡的样子，正好反映出龐大的有力的表現的和搖曳着凶狠的皮帶的電椅的重要。

你所經過的任何寂靜，都不能比「監斬官」就坐以後，和我們聽到那個犯人，由幾個監察人陪着從一個短短的走廊跑到死神那兒的遲緩的脚步聲以前的幾秒鐘。這種不可避免的定數，刺痛了我的心的深處，死神自己在那裏踱方步，慢慢的，確定而無疑的。

Crowley走進屋裏了，有個牧師和幾個穿制服的獄卒陪着，他幾乎安閒的向電椅走來。他毫不在乎的沒有把他放在心上，我見過許多性命危在剎那的犯人，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他這樣的鎮定，甚至他還向一個獄卒揮手並且說：「嘿，薩治」

他從容的坐下了，並沒有人去扶他，熱練的侍者，把皮帶束緊，並且把「頭套」整理好，Crowley慢吞吞的說：「謝謝典獄長的一切的好意，並且把我的最後的愛交給母親。」

這個犯人在他的永生(指死後的永生——譯者)的前一剎那，阻止用刑，說：「這根皮帶。」(說時指着他的右腿)，不十分緊，你還是把他束好吧！

這一會兒很使人為難。他把預定的程序破壞了。我想當他們檢驗皮帶的時候，他得到一種滿足，其實那根皮帶是好好兒的，這一點他自己也明明曉得的。他的這個「計策」擾亂一陣後，他們很快的發了一個信號，指揮一個開關電門的人，讓犯人到另一個世界裏去。

當那每一個細胞都充滿着電力而被束緊的身體像一個瘋狂的野獸似的，把皮帶拉得咯咯吱吱的響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倒向椅子的後背，離開那瀾死的跳躍，電流一陣陣的通過犯人的身體，他的身體一次次的向我們跳，每一次我們都害怕的向後面縮做一團。這，我們是不能自主的。以前有人告訴我們說；犯人不曾感覺痛苦，電流馬上就會送掉他的命，我也相信這些，不過現在看起來，好像他受苦，好像他以全身的力量抵抗那強有力的電流，他的身上像是出了很多的汗，這一點更使人感覺到這是個謎，假如是個謎的話。

這樣，可怕的事實忽然被我發現了，並且我也因此知道為什麼訪員們極不願意。目睹這種怪事，——不愧稱為燒死在椅子上，我看見真正的活生生的燒死。一個人！電椅就是電爐的一種，犯人身上的油汁，真的被燉出來了，把最後允許他穿的簡單的衣服浸透了！



克伯勒訪問記

何蘭譯

克伯勒博士(Dr. A. R. Kenner)，美國人，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七日生於本雪法尼。十八歲大學畢業，得文學士學位，一九零一年畢業於哈特福神學院後，美國長老會即派其來華傳教。

二十七年武昌起義，克氏適來漢口為湖南教會募款，那時候，革命軍和清軍正在漢展開主力戰，克氏就參加了紅十字會救護隊的工作，救護傷兵，有一次，他蹲伏在一個磚牆後面，被一粒清軍的機關槍彈擊中頭部，彈子由右眼角擊入，從左耳的後邊穿過，於是這個耳朵便失去作用，同時他的左半邊面孔也完全麻痺了，可是藉了著名的腦科醫生克辛博士的手術，他的被擊傷的神經終於縫好而恢復原狀。

一九零九年以前，克伯勒博士始終在寧波傳教，此後他被調到湖南湘潭。

一九二五年，克氏被聘為「組織秘書」，擔任促成擁有全中國新教徒總數三分之一的基督教內十五個派別的有機的聯繫工作。一九一七年，這個基督教聯合會成立，克氏即被選為該會的秘書主任，六年後，被推改任執行秘書之職。

基督教聯合會的會址在北平，中日戰爭爆發後，即因而遷往上海，克氏以執行秘書的名義為被派擔任戰時救濟工作，所以他就到漢口，克氏現被選任全國基督教服務途中傷兵協會的總指揮。

克伯勒博士最近曾應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之請，在漢口電台播音，他說自中日戰爭爆發後，已到過日本兩次，但是關於這個島國的一切，他一些兒也沒有提起，因此，記者便去訪問克氏，並問了不少的問題，下面便是這次談話的要點：

荒誕的宣言
首先，記者問克氏：「日本國內的民眾對其軍閥如何！日本國內大眾對目前中日之戰的觀感怎樣？」克氏「無疑的，除一小部分人民外，日本全國對中日之戰是整個的追隨於其政府及海陸軍之後的。我覺得日政府之所以能夠得到全國民眾的擁護的原因是「怕」，——怕共產主義，日本政府已說服其人民

：中國已共產主義化，同時與蘇聯訂有密約，並且事實上蘇聯已給與中國以物質上的幫助而以飛機軍火輸入中國。我相信日本的民眾已堅信中國赤化和

日本的生命因此而受威脅，我們住在中國的人是曉得這些攻擊中國已經赤化的謠言是完全無稽的，在戰事未爆發全國各黨各派沒有聯合成堅固的反侵略戰線前，中國政府不是反共的嗎？」

言論自由
當克氏正在講上面的一段話時，我默然的想着：「除一小部分人民外」。他講完後，我就問他：「這一小部分人民在活動嗎？在日本國內各處有言論的自由嗎？」
「沒有的」，他說，「現時在日本國內任何地方都沒有言論自由之可言，日本民眾

這事的最後的可恥的，——也是令人最難忍受的事，是氣味，除去燒豬肉，另外沒有任何一種東西可以這種味兒相比擬。據我們事後所知，那個死刑室和一直到屋子外的很遠的地方，都有那臭味兒。

他們說 Crowley 死了。我們走進死刑室。到此刻還不滿五分鐘，可是好像一個鐘頭似的。在死神的前面，時間似乎是停止了。

於是大家便一擁而出了。讀者都在等着，我們必須使他們滿足，另一個世界的時間又開始了，可是我猶豫着；兩個侍者將那個軟癱了的死屍身上的皮帶解開，把他裝上醫院的救護車。這個半掩蓋着的屍體，我很快的看上一眼，才知道那膨脹的浮腫的肌肉，閃耀着新鮮的紅光。這和被日光曬焦了的情形一樣。

我同別人跑到兩地裏去，在黑暗中眼睛已看不大清，死刑室裏射出來的強烈的光線，使我頭暈目眩，有幾個人因為多吃了些酒，現出搖搖擺擺的樣子，另一個人在嘔吐着。

大家得到了 Crowley 的結果，隨後就一陣蜂擁似的很快的跑到市區裏的電報局，我不知這種性急慌忙是不是由於想把這消息藉電流傳播出去，我呢，可以說也是往這個「電流」處跑，然而同時又很快的躲開另一個「電流」（指電刑——譯者。）

在電報局裏，在喧嘩吃酒和不自然的歡樂的嘈雜的氛圍裏，我敘述了這事的經過情形。我拍的是專電；我們的報紙轟動一時，但我對這倒不覺得怎樣，因為我並沒有把電刑的真正情形告訴讀者。美國的大眾渴望着讀到關於犯人的處決的詳細的情形。可是美國的報紙並沒把全部情形揭露過。大眾是應當曉得的啊！（譯自 Commentator）

(遠外舖也在內)，爲對目前日本侵略戰爭表示不滿的態度時，必須十分慎重，僅僅說希望和平而不聲明是日本得到完全勝利和平，這是一個人大罪，有人告訴我說一個日本人被政府抽去當兵，當他與家庭告別時，他那壓抑不住的難過使他落了淚，結果他更以這個「罪名」而被槍斃。如果在日本有人像我這樣的述說這回事而被當局知道的話，那麼他就有被拘禁五年的危險，即使他幸而不立刻被槍斃。

我又問：「在日本你時常看見的愛國表現是什麼？」「每個城市，鄉村，工廠，銀行，大商店以及許多的小店住宅，都貼有標語如「軍部萬歲」，「祝皇軍勝利」。這些標語，大致都相同。標語是標準化了的，並且我聽說在標語未貼之前須先得軍部的同意，那許多刻板的，不自然的，不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愛國運動，對於一個西洋人是並不希奇的。有時在車站上可以見到真情流露送兵出徵的集會，——在英美也是這樣，只不過他們揮旗的動作和喊叫「萬歲」的呼聲似乎是不自然罷了。」

克博士聽話來似乎是不會疲倦的，所以記者決定再問幾個問題：「日本人明白他們自己並不知道關於在中國作戰的真象嗎？他們知道日本政府的宣傳嗎？」
克伯勒：「中日剛開戰的時候，一個中學校長對學生演說說：這次中日衝突的真象，你們是不知道的，可是不要問我，因爲我自己也不知道；連你們父母也不知道。我們

只知道那些政府讓我們知道的和我相信的東西，極少的人關心事件的真相。到現在還是這樣，戰事消息被歪曲到可笑荒唐程度。你如果讀了日本的報紙，你連想也想不到中國有時會打勝仗，日本軍隊也會打敗仗。還有，他們從前線發到國內的公報都是非常荒誕而誇大的。譬如，他們轟炸一次較重要的飛機場以後，總是說結果把機場所有的飛機完全炸壞了。第二天的公報上又說那個機場又被轟炸並且機場和所有的飛機又完全被炸毀了，這種種天下之大無稽的地方，似乎也不爲日本人所注意。」

談到飛機和機場，我問：「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國的空軍是怎樣的？」
克氏答：「日本飛行員的被誇大了的勇氣與技術已使其全國人民一致相信世界各國的飛行員都不是她的對手，並且他們的轟炸足以摧毀任何的軍事上的工事，日本某報的社論會說英國在新加坡和香港的要塞工事已因不能抵禦日本「鐵鳥」的空襲而變成無用的東西了。」

因爲只管想到日本的「一小部分人民」，所以我問是否因中國長期抗戰的結果而使日本國內有任何的革新的可能。
「這個問題，我曾經和許多日本人討論過，可是，幾乎沒有人對我說這是有可能性的。我個人認爲關於此事他們並不提出充分的理由使我相信他們的意見。」

日本教會的態度

我又問他：「日本國內的基督教會對目前中日戰爭的態度如何？」停了一會兒，他才說：「顯明的，關於這事，我還是不說什麼的好，在這裏我可以引一個日本國會議員在國會所說的一篇談話，他是針對着日本國內的教會應當在怎樣的氛圍裏推行教務的問題而發的。」說到這裏，他便取出筆記把這個日本國會議員的談話的一部分談了出來：

「基督教在日本的將來，要靠牠對於當前危機的態度而定。民族的艱難同時也就是日本國內基督教的艱難。所以每個教徒必須用盡他的精力去鼓勵全國的民心和其精神上的力量。如果所有的基督教徒用全副力量和政府合同克服目前的困難並且建立起未來繁榮，那麼基督教一定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宗教地位，如果不這樣做，基督教便是置祖國於不顧，而將這宗教趨於滅亡了。日政府不承認，同時也不需要一個對國事不關痛癢的宗教。」

克博士又讀這個國會議員的另一句話：「全日本正在進行一種爲全國民衆一致擁護的國策，不許任何人有異議！」「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一個功利主義國家的措施」，克博士接着說：「我們爲日本的教會祈禱，祝牠得到指示和勇氣，避免自身毀滅的危機。」克博士以深長的情感說完最後的這句話，他仰起頭來向上看，好像他看見了日本的未來的命運，他的表情難有若干深深的關心的愛情。
記者走出後，想到如果日本基督教徒，肯肯犧牲教堂和生命而不願與政府合作，那是多麼的令人尊重啊！（譯自國民外交協會所著的小冊子）。